

辛亥革命资料选编

第三卷 下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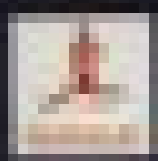
刘萍 李学通 /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平定回疆方略卷一百一十五

方略



辛亥革命资料选编

第三卷

刘 萍 李学通 / 主编

各地光复 (下册)

卞修跃 古为明 /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目 录

· 上 册 ·

辛亥革命先著记（之三）	杨玉如 / 1
邹永成回忆录（二）	邹永成 口述 杨思义 笔记 / 12
襄阳光复记	毛 拔 / 36
辛亥革命襄阳见闻录	张玉衡 / 59
陕军辛亥起义记事	朱新宇 著 孙浮生 校订 / 91
张云山檄文	赖群力 整理 / 136
辛亥革命山西资料片断	卞孝萱 辑 / 140
阎锡山早年回忆录（节录）	阎锡山 / 157
李岐山传略	周师文 辑 / 177
辛亥塞北革命纪略	方仲纯 / 185
太原辛亥革命回忆录	石荣晖 / 211
辛亥绥包革命史实纪述	杨云阶 / 218
云南辛亥革命长编	/ 225
云南光复军政府成立记	孙 璞 辑 / 252
迤西各属光复记	由云龙 / 257
蔡锷致李根源电稿	蔡 锷 / 263

张文光致李根源电稿	张文光 / 272
宦滇日记(选录)	崇谦记 宝铎注 / 275
昆明辛亥革命回忆录	李鸿祥口述 吴继政记录 / 293
张文光光复腾越记	/ 300
龙陵辛亥起义纪事	李若曲 / 302
云南辛亥革命参加者列传	/ 304
辛亥贵州革命纪略	黄济舟 / 332
贵州光复纪实	杨昌铭 / 365
贵州辛亥革命散记	吴雪俦 胡刚 / 378
先烈钟山玉先生事略	钟全林 / 402
贵州革命先烈事略	平刚 / 407

下 册

光复杭州回忆录	钟丰玉 / 449
吕公望亲笔稿(节录)	吉迪整理 / 462
辛亥革命浙江光复纪实	吕公望 / 483
浙江辛亥革命光复记事	张效巡 / 495
辛亥革命杭州光复别记	斯道卿 / 501
辛亥工程营杭州起义记	来伟良 / 505
关于辛亥革命浙江省城光复记事的补充资料	马叙伦 / 513
绍兴光复时见闻	陈燮枢 / 524
辛亥革命浙军攻克南京纪实	吕公望 / 529
辛亥革命浙军进攻南京记事	张效巡 / 539

辛亥光复南京记事	茅通登 茅通封 / 544
南京战事略记	庄 晤 / 583
镇江光复史料	张立瀛 口述 卞孝萱 记录 / 595
扬州光复口述史料	/ 602
嘉兴光复记略	马济生 口述 董巽观 记录 / 610
天徒自述 (节录)	
..... 秦毓璠 撰 周新国 刘大可 点校 / 613	
辛亥广西援鄂回忆录	耿 毅 口述 / 623
辛亥革命在柳州	李墨馨 / 641
山东假独立资料	卞孝萱 辑 / 644
张广建电稿	苏 蕙 辑 / 664
辛亥光复蓬莱记事	隐 名 / 697
《辛亥光复蓬莱记事》补正	陈修夫 / 704
辛亥光复荣成回忆录	张霖人 / 711
广东独立记	大汉热心人 辑 / 717
左绍佐日记摘录	/ 762
粤省辛亥革命回忆录	钟德贻 / 771
惠州光复记	陈景吕 / 780
滦州起义记	刘 骥 / 783
辛亥滦州兵谏函电选	杜春和 编选 / 792
辛亥关外革命始末记	李培基 / 846

光复杭州回忆录

钟丰玉

编者按：《光复杭州回忆录》和后面《辛亥革命浙江光复纪实》与《浙江辛亥革命光复记事》两篇，均为当事人所记述的亲身经历。三篇均记杭州起义经过，而所叙述的方面不同，正可互相补充。

序 言

黄炎培

一九五二年冬我方服务中央人民政府，因病给假来杭州休养，意外得知多年不相见的钟丰玉老同学住宅距我寓所不远，因得几度来往。丰玉原名枚，一九〇一、〇二年和我同学于上海南洋公学，同出蔡元培师门下。丰玉富有见义勇为、反抗恶势力的天性。一九〇二年南洋公学同学们反对满清十足官腔的总办，提调们不分皂白地开除一个全班又一个全班无过的学生，因而全体退学，在蔡元培师领导下，严整著步伐一齐出校。这件破天荒的罢学大风潮，就是他攘臂高呼首倡起来的。丰玉更富于爱国思想，大义当前，虽牺牲生命所不顾。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各地青年如潮而起，他是浙江人——还访知我民主战友包达三同志

（今浙江省政府副主席、民主建国会常务委员），是参加者之一——结合了一群同乡志士，从上海火车装运弹药枪械去杭州接济革命军。其时杭州城门紧闭，他和高尔登、王伯南两志士，司机赵某四人坐火车头，开足速力，向城门猛撞，一次再次终于撞开，革军大振，满兵胆落，杭州光复。此事我微微闻到，但不知其详。

我语丰玉：“中华五十年来历史，我辈从此中奋斗出来，历时还不算久，而回顾共患难者，已晨星般寥落。这些事实的经过，必须由我辈之手记录起来，不是为自己，为的是一般志士仁人发挥他们国家民族思想，前仆后继终于把腐败没落的满清政权推倒，而自己终于流血成仁，这不可以没有记载。若不由生存著的我辈根据事实一一写出，后人将何从取得信史？丰玉同志！你是浙江人，浙江省垣的光复，亦既躬亲其役，何可以不写？”丰玉慨诺。

没有多久，《光复杭州回忆录》送到我案前了。丰玉的文章气势奔流雄放，和他说话做事一样，料不到七十以上的老翁还是这样！丰玉老而病，一口气写这一万几千言大文，日常原在服药补健的，临时加服了补药才脱稿。丰玉同志！我一席谈累你了，但这篇文章的价值不可磨灭，丰玉同志！这总是值得的。

这篇《光复杭州回忆录》，一定会使读者们对某些人增加多少敬仰，对某些人增加多少痛恨。而我在这中间愿向读者们郑重地提出一点，希望读者们必须认识辛亥革命之所以初步成功，靠这一点；后来袁世凯窃国之终于消灭，也靠这一点；日本帝国主义想吞并中华全国，经过我长期抗战，终于迫使它失败投降，还是靠这一点；而到今天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领导之下终于解放整个大陆，成立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样是靠这一点。这一点是什么？就是中华全国广大的劳动人民深深地藏在内心的爱国主义思想，经过领导者正确指示，就

成为不可抗力量。辛亥革命最后还是失败，只应由领导者负责。当时这一般人民对于革命的拥护如何表现，请读这篇回忆录中间的一段：

“发行浙军政府爱国公债五百万元……经努力劝募，最初两月，仅得三百万元上下。所最足令人感动者，为五十万张一元票面之公债票，迅即认购无余，认购人多属平民、庸工、负贩一流。于此可见一般民心，足以愧彼观望推托之富商巨室也。”

我还愿附带报告一事实：武汉起义，各省独立响应，上海望平街上各报馆一得消息，不及登载报纸，先在门外临时揭示，满街民众争读，从早到夜，挤得水泄不通。那时报馆有著名进步的，词句间对民军特别加以渲染；顽固派报纸，对这些消息不敢不揭示，但措词对民军还稍微带些讥讽，或迟迟不揭示，这几家大门大玻璃窗竟给群众全部捣毁，从此各报馆不敢不趋向一致。这所谓群众，大都是工人、负贩劳动人民，是完全出于我目睹的。

这一类事实，表现于各省者不一而足，这就证明一般小资产阶级对于革命的倾向是有它的条件的，只劳动阶级人民，才是无条件赞助革命。丰玉同学、读者们以为何如？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西湖

自 叙

光复杭州，与辛亥武昌起义同一时期，距今四十二年。笔者方在壮岁，执笔于上海《神州日报》，杭州起义前后期间，往来杭沪，曾数数躬亲其役。彼时凡有动作，悉载私人日记，亦间在《神州日报》发表。二次革命讨袁不成，袁世凯更以全力排除异己之各报，兼以重金收买报馆。筹安会起，取缔新闻更严，《神州日报》亦属其一。笔者得友人警告，即偕本报同志一二人辞退

报务，携带手书、日记、文稿还寓杭州。迨抗战时，又携眷出亡。倭寇入占杭州，掠夺焚杀之下，杭寓什物书籍，荡然无存，所最耿耿者，文书日记，悉化灰烬。今年之冬，得晤黄任之学长于湖滨，纵谈往事，偶然道及杭州光复，就回忆所及，略道经过。任之闻之，至感兴味，当时谆嘱追记；翌日更以书启示，力促其成。自维年逾七十，衰颓已甚，心脏受病最深，偶然读书写字即感眩晕，遑论执笔临文。但故人拳拳，勉我深切，又不敢坚谢，不得已呵冰研墨，草率急就此文。所自惶愧者：全文记载拉杂芜蔓，有事实而无条理，复不善用语体，不合时代，一也；阅时既久，下笔辄挂一漏万，顾此失彼，一经冥索，即眩晕不支，二也。然亦有聊足自豪者，即草此文时，先自策励，文中记述，不许有一语无来历、无一事信浮言，力求翔实，于取裁饶有斟酌，事多身历，故描写不嫌冗长；如事无根据，意在党同，此身尚在人间，不辞斥责，差幸不违本愿。扶病终篇，贡诸任之学长之前，幸赐教正。

钟丰玉（璞岑）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日

一九一一年秋，武昌民军起义，讨伐满清政府，长江各省举旗响应，遍及全国，清室帝制，遂告灭亡，一般史家称为“辛亥革命”。当时国是虽未奠定，但满清年号已经废除，遂暂以农历辛亥纪年。长江流域，成功比较在先者，应推浙江，首先光复杭州省垣，以次推及浙西更推及浙东。杭州军民发难之第一日，为农历九月十四日（11月4日），事定功成，选出浙江都督，正式布告光复，实为九月十七日（11月7日）。欲记录当时事实及光复前期种种经过，亦尽有追溯之必要。

杭州沿江带海，交通便利，凡是革命党人，宣传号召，地下工作，聚散隐显，比内地省区阻闭扞格，有难易之分。辛亥之前，此种思想动作，与年俱增。清廷官吏，侦伺网罗，纵极严

酷，而诸同志均能私自组织各团体各单位，互策进行。如杭州高等小学堂（在黄醋园），如杭州教育会（在佑圣观巷），如体育会（在马坡巷），如杭州白话报（在三元坊），如留学生招待处（在皮市巷），如佛教会（在水陆寺），如章太炎（炳麟）、陶焕卿（成章）领导之光复会（地点无定），如陈英士、王金发领导之同盟支会（地点无定），其余零星单位，亦尚不少。复有上海方面，随时与杭州往还联系者，则有《浙江潮》月刊发行处、警钟日报社、民新学堂、神州日报社，此等事业，主持人均系浙江人。所有领导或主持人，皆寓居上海，对国外国内，尤其是杭州往还各同志，招待通讯，最深切周至。杭州更有一党人集会之处，地点在西湖南屏山麓，曰白云庵，又名月下老人祠，临湖有曲径可通。住庙和尚名月辉，须眉皆白，极倾向革命党人，遇集会时，饮食招待，无微不至。惜光复不久，月辉即病死，各地老同志，受其惠被其掩护者，为之开追悼会。此人对杭州光复，实有不可磨灭之事绩也。

武昌起义之初，消息泄漏，反革命官吏军队，下令戒严，四出拘捕志士。民军事出仓猝，组织未能完善，苦战连日，盼援助、盼响应极切，飞驰函电，或特派亲信至长江流域以及上海各机关。是时各同志无日不秘密集会，多数结论，均以杭州发难最有可能性；南京、江苏格于复杂情况，急切尚难着手。一九一一年农历九月五日（10月26日），党人首次集会于徐家汇之李鸿章祠堂，第二次在租界湖北路清和坊娱乐处，第三次同上，第四次在山东路神州日报社编辑部。叠次会议，根据各方情报，全体决议，暂撇开各地区，专注全力于杭州。同时复探得驻杭州满洲旗营及省垣各官吏，以民军起义，风声日紧，变在旦夕，驻防杭州将军恭镛^①、副都统柏梁、参领贵林（翰香）、浙江巡抚增韫

① 此处误，此时杭州将军为德寿。——编者

（子固）连日在省会侦察搜捕，惨酷更甚；下令新军督练公所总办袁思永（巽初）将各新军部队原驻扎所在化整为零，分批调扎各处，分散之后，不准各将弁兵员任意往还会晤；更以严令，将新军所有炮械一律移至巡抚衙署及军械局，而以亲信卫队看守，左近如有窥伺行走之人，不论军民，格杀勿论；每一名新军，只准配带枪子三粒，其多余子弹，一律查明专员起出，另行存放。上海集会诸同志闻此消息，以新军缺乏子弹，于何着手，苦思无法。正在焦虑之间，天方破晓，忽得捷报，证实光复会之陶焕卿（成章）、同盟会之陈英士，分路往攻制造局，陶焕卿一队得力于炸弹，陈英士一队得力于先期以重金勾通防守制造局驻兵管带齐合才，义军开到，齐即投降，天明遂入制造局，获得存储长枪极多，子弹尤不可数，光复上海，略告段落。前者党人秘制炸弹，尚积存数百发，（当时制此炸弹，悉装在香烟罐内，以便携带时避人耳目，但此项炸弹，以原料及制时不充分配合，故施放时爆炸声极大，可以发火燃烧家屋，不能损毁坚固防具，能伤人不能立即致人于死）若以制造局内获得之长枪，兼以香烟罐装之炸弹，运送杭州，彼时军民枪弹充足，炸弹足壮声威、寒敌胆，上海义军主持人，必能乐从。

九月十二日（11月2日），各同志预约先在神州日报社集合，再推举数人至沪军政府陈说此意，促其迅速办理。是日如时集会，可得记忆者，有沪军方面沈虬斋、傅墨箴、黄膺白、郭、姚勇忱，光复会方面有平智初、林宗雪，其余各方面有钟丰玉、高尔登、汪达安、王伯南、叶碧忱（辉）诸人。会议讨论最重要者：一、派何人向沪军政府接洽拨给在制造局获得长枪若干，与浙军所用长枪膛口相合之子弹十五万粒，香烟罐装炸弹五百发？一、领到武器后，如何运杭？由何人率领运杭？一、担任运送至杭州人员名数？何处集合？起程时间，应在三小时前由领导员通知，不得向亲友家属泄漏。计议决定，旋由高尔登、张云甫、汪

达安至沪军政府，商请将上开子弹数量，即日发给运杭。沪军政府陈英士答称，所需军火，原则上深切同意，因尚有待送其他地区用途，对于数量，略为减少；至军用长枪，此间各民军尚虞不足。结果允发给枪弹九万发、各种短枪手枪三十枝、炸弹三百枚。至运送问题，由沈缦云、李平书担任。于十四开驶专车，计火车头一轴，载货物之篷车二辆，午夜停在南车站待运。计议既定，诸人归至租界清和坊。旋即讨论押运人选及名数，金以杭州本日方有战争，车站电报已阻，此项任务，应有军事学识，并熟悉杭州各种情形之同志前往，较为妥当。遂公推高尔登为领导，更推汪达安、王伯南、钟丰玉同行。高尔登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曾任云南讲武堂并督练公所各职；汪为制造炸弹专家；王精干有胆识，擅手枪射击；钟本杭州籍，在《神州日报》撰述，屡得浙人好感。议定后，尚有临时加入三四人，一屠孔昭，为高之学生，一杨大昌，为钟之编辑助手，一李姓，一范姓，其名已不能记忆。

是日天高气爽，夜间月色明朗，夜十一时许，各人以次集合于南车站。先行检查篷车二辆所装各武器一一相符。来此送别照料者，有沈缦云、傅墨箴、屠东源、叶少吾、蒋抑卮五六人，握手郑重，预祝胜利。列车于十二时一刻开行，以有炸弹在车，行驶速度不高。车至枫泾，站长蒋乃文本革命同志，事先已有接洽，上车送茶水。向询杭州消息，告言本日电线不通，午后杭来火车亦停，但知杭垣已发生巷战，其他消息不详。车遂开行。三点五十分上下，火车已驶近杭州，距艮山门三四里。同人命车暂停，下车沿路巡察，未发见有何抵抗防御迹象，但微闻城中有枪声断续，似在满营一带。复上车开行，约五分钟将抵清泰门，沪来火车，必须进入此城门，方能抵达关王阁（地名）之总车站。甫近城门数十码，车头灯光照见城门紧闭，并无防守人员。诸人得驾驶工员报告，相率前往视察，知城门外包铁皮，状极坚固。

诸人以车既抵此，万无退理，更无其他方法将车中器械起卸搬运入城。高尔登谋诸同人，欲用火车猛撞城门，完此任务任何艰险、任何牺牲亦所不惜。同人踊跃听命。乃招车头驾驶员老赵（南京人，忘其名，员工均以老赵呼之）询以车头冲开城门，有把握否？老赵慷慨拍胸答言：“各位不惜性命，我怕什么！我的副手，我的烧煤司火，一共四人，忠实肯听话，绝对服从我的。现在除此，并无他法。且待我再到城门查看一番。”遂匆匆而去。十分钟后，老赵上车，告言：“城门虽坚固，我开的车头，撞力亦巨大。但冲撞要开足火力，此时震荡非常，城门回力亦非常猛烈，篷车所载炸弹，恐引起震动爆炸，全车可能变成灰烬。我有一法：须将车辆倒退二里，再将车头后两篷车解开联结的套钩，只须专用车头疾驶，向城门冲撞，一次撞不进，再撞第二次。我想有七八分把握。”车中同人闻言，兴奋至极点，一再与老赵握手，或竟长揖，告老赵说：“我辈尤其是高、汪二人，平日亦自命有见识肯用心者，不图此时，全体心思才力不敌你老赵一人。”于是立照老赵办法，先将车辆倒退，解开篷车。高、钟、王三人偕老赵同上车头，余人留于篷车照料。车头服务工员，亦忻然不惜牺牲。此时火加足，仅一车头疾驰，用最高速度猛向城门冲撞。第一次冲撞，城门作巨声，双扉受损，尚未开辟。车头再倒退一里，更向前冲撞，则左扉将次坠落，可以望见门内轨道。第三次如法更撞，则两门坠落，车头照灯及某数处亦略损坏。第四次则两门洞开，车辆可以驶入。遂急驶倒车，退至篷车地点，将篷车解开之套钩重行联结，徐徐进入城门。

将近车站，遥见军员十余人，循车问讯，即告以此来任务，以军员臂缠白布，知为起义民军。告语同人，言各城门启闭及锁钥，向归满人城守员掌管。民军于十四（11月4日）午后急遽冲入，由武林门、凤山门等处，立即开始进攻满营或巷战。彼时满军即将清泰城门锁闭，我军一心战斗未曾注意及火车必经之清

泰门。当时天已大明，乃留三人在车中看管器械，余人偕民军员弁，步行至新军标统临时司令部。标统为周赤忱（承莢，日本士官毕业），与高尔登为前后期同学，晤见略谈，即派员将子弹、炸弹分给攻营巷战各部队。复详告本日发难民军，每员携带枪弹，最多者亦只有九粒（多数为平日打靶余存者），与敌军接触至夜，子弹已苦不继；而满军及反抗义军之各杂色敌军，每人均有弹五十发上下，今我军得此接济，胜利可操左券。旋得探报，在满营迎紫门（现名官巷口）、延龄门（现名闹市口或名延龄桥）将次被民军攻进。巡抚衙署大火，卫队逃散。满军见民军枪弹密集，且施放炸弹，知外援已至，人无斗志，亦有弃械易服窜归营城内者。

综计是日起义各民军进攻目标约分四路：一、巡抚衙署，二、军械局，三、迎紫门满营，四、延龄门满营，其补充队在众安桥待命。攻营最激烈者为官巷口之迎紫门，巷战最持久者在巡抚衙署之上仓桥。民军自城外于中午冲入城内者，一队由馒头山由清波门入，一队由笕桥由望江门入，一队由炮台山由江干凤山门入，营长来伟良并驾小钢炮于万松岭，俯轰城内满营。各部队首长，可得记忆者：一为顾子才（乃斌），兵员约五百人；一为童伯吹（保暄），约六百余人；一为潘鉴忠（国纲），约三百人，内有钢炮六座；一为朱瑞（价人），约两营人，并有少数机关枪，但子弹极少；一为周赤忱（承莢），约五百人；其余零星集合各军队，尚不在内，历时已久，难于记忆。各军攻击开始，推周承莢为总司令，童伯吹为临时都督（当时事实如此，未悉如何分配职权）。十五日（11月5日），天方破晓，满营慑于民军声势，抵抗无益，于营门小城垛上高举白旗，表示投降。旋有满营最闻名之参领贵翰香（林）率领从人两员，向我军接洽投降各事。贵林盖探得驻杭巡抚增韞已变服率亲信三五，从衙署后园逾墙逃去，行至城头巷，路灯尚明，被民人发见，交由民军捆送至

陆军小学（在蒲场巷）暂禁（后被杭州奸商劣绅王姓、金姓二人，受增韞重金，贿通看守员，纵其逃走，辗转至上海，杭州人谈及此事，咸引以为恨）。巡抚出亡，满营投降，光复杭州，基础略定。新军总司令与临时都督集合各军首长，会商满营纳降各款。满人贵林等陈请，准其代表旗人全体缴械投降，但以纳降后不戮一满人，并准其携带衣物及少数用款出城散走各地。民军各首长在谘议局讨论结果，准如降人所请，但必须即日献出各种武器、军衣、马匹，不得私自藏匿一枪一弹，所有各武器缮列清单送民军查封，如日后发见所报不实、隐匿埋藏者，应处投降代表以死刑。贵林及同来满员均唯唯如命。此十五日事也。

民军各首长与贵林约定，以十六日（11月6日）午正式呈缴军器清单，一面派员至满营，眼同检点。此时忽传本日火车已通，车抵杭州，汤蛰仙（寿潜）先生由上海到达。汤以商办浙江铁路，负有时望。汤与满人贵林，素有往还。贵闻汤到杭，即请以投降文书不戮满人各条，欲得汤蛰仙先生列席保证。列席各首长，亦竟许之。当即派人邀汤列席，并告以纳降各条。贵林长跪汤前，恳求保证保全满人生命。汤忻然接受。纳降既毕，杭垣反抗诸敌对，一律肃清。

十七日（11月7日）清晨，各军民团体再开会议。其最重要为公举光复后军民正式首长，临时都督于是日宣告取消。朱瑞首先提议，请以汤蛰仙为浙江都督。即有人表示，今日出席只有十八人，且浙东、浙西光复尚未就绪，以十八人推举全浙都督，应否慎重考虑。亦有人言，宜先设立军政府，以一人综筹军务，定名为水陆总司令，以一人为民政长，凡不属于军务诸事，悉归管理。而朱瑞以为军事时期，必须举出都督，其意坚决，并言俟中央政府成立，再听命于大总统。列席诸人，不复辩难，遂即推举汤寿潜为浙军都督。后闻全省光复，浙东西各地区各人士于此事尚有讨论。此在光复后之公案，不更记载。

汤就任为九月十八日（11月8日），以旧劝业道衙署为都督府。是日发布文告四种：一、任命周承蒞为水陆军总司令，升朱瑞为协统兼陆军小学监督；一、自本年九月起，蠲免全浙钱粮厘金一足年；一、派员持慰问书至驻杭各领事馆、各教堂、各教士住宅探视；一、查明起义各军民人等死伤人数及最著功绩，给以相当之奖金恤款。其时有人向都督贡献疑问，略语：此时由破坏以臻恢复，加以军旅之事，用款正多，一旦蠲免全省钱粮厘金，此后从何处筹款？徒然使地主土豪因缘获利，贫农佃户无丝毫实惠；外国领事署及教堂教士未损伤毫发，今不先抚恤受难之商民，问心何安？然此时已言之无及矣！

督府成立，以汤之人望才识，当此头绪纷繁，应接不暇，尤以各军索饷为最要。主者仰屋，急檄如云。幸在光复之先，杭州藩署（官名曰布政司）积存库银二十五万两，其银悉为元宝，每锭值五十两，大箱装一百锭元宝，次箱装五十锭元宝，综计装箱元宝共有五千锭，更有堆放泥地之银元、铜元，约计三万余元。旧藩署管库大使（旧官名称）颜姓（忘其名）任职甚久，须眉皆白，光复后寸步不离，严守此库，又怯于禀报；嗣闻汤都督就职，财政厅成立，乃自行呈报。由都督府命财政厅派亲信到库盘查，并出库中历届收支印文册据，对照清算，数量不差，乃厚奖颜大使。颜在当时，只一卑官末吏，不料此时此日，乃有此忠实奉公之人。是时都督府主计员汤子美告人，光复后查获起出旧藩库存银、又旧运库（即盐运使署之银库）存银，计共三十四万余两，仅能供都督府发放各项用途一月有零之用。汤蛰仙感于日后一切应付不易，遂藉内外政务及筹借商款名义，时往还上海，驻杭之日不多，以军务付之周承蒞，民事付之褚慧僧，财务付之高尔登。高以身本军人，不谙理财。而杭州预参大政各方面，以此时财政最难对付者为军饷支配，前之财政主管庄松甫，亦以所学为农艺专门，暂时承乏旧藩署职务，性情不甚能联合各